



文

印象

沧

浪

韵

Canglang

Wenyun

Yinxiang



山东画报出版社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浪文韵/宋文辉、路军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713-258-2

I. 沧… II. ①宋…②路… III. 区(城市)—地方史—苏州市 IV.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8800号

- | | |
|-------|-----------------------------|
| 书 名 | 沧浪文韵 |
| 编委会主任 | 宋文辉 |
| 主 编 | 路 军 |
| 责任编辑 | 徐峙立 |
| 装帧设计 | 唐 朝 |
| 图版摄影 | (按姓氏笔画排列) |
| | 乌培宁 汤 生 任祝成 朱建华 李小明 李幼中 吴万一 |
| | 汪梅生 邵家声 陆华春 陈 铁 陈健行 陈曙光 周仁德 |
| | 周伟伟 金黎明 查正风 郁剑平 闻 军 高榴松 唐嘉鸿 |
| | 陶剑秋 黄 佩 屠德顺 傅静中 |
| 图版文字 | 黄镇伟 张修龄 柯继承 吴眉眉 |
| 出版发行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 | 地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
| | 电话: 0531-82098470 |
| 印 刷 | 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9×1194mm 1/24 |
| 印 张 | 12 |
| 印 数 | 0001-3000 |
| 版 次 | 2005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120.00元 |



引 言

千古沧浪水一涯

沧浪语丝	从维熙	●	008
沧浪水清	邓友梅	●	013
最美暮色沧浪亭	白桦	●	018
1948年的沧浪亭	宋词	●	024
沧浪：蚀刻着传统与现代的律动	傅光明	●	026

窈窕盘门西转路

纸上的盘门	叶兆言	●	034
故乡的桥	苏童	●	037
沧浪之门	储福金	●	043
城市的品质	黄蓓佳	●	050
苏州的另一扇门	毕飞宇	●	053

名园日涉趣偏长

沧浪记屑	格 非	●	062
夜游园亭	残 雪	●	066
网师园	陈 村	●	069
一天的记忆	孙甘露	●	074
祭坛上的苏州	于 坚	●	079
品味网师园	赵长天	●	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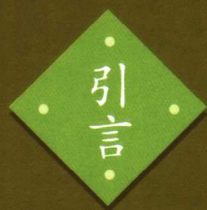
乌鹊桥红带夕阳

十全街夜晚的艳遇	林 白	●	091
出入苏州	韩 东	●	093
前世今生	李 洱	●	096
江南美妇人	徐 坤	●	100
纸上故乡	洁 尘	●	108

城南那复有闲廬

钱仲联·马茂元	舒 芜	●	114
沧浪“三忘”	王充闾	●	116
夫差之约	虹 影	●	123
雨，飘落于老井	李 辉	●	128
小巷及其他	止 庵	●	135

后 记



苏州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沧浪区作为老城区，代表性地反映了苏州的历史存在和人文精神。至今尚存的重要文化遗产，有全国惟存的水陆城门盘门，有苏州最早的佛教浮图瑞光寺塔，有江南独绝的双塔和开元寺藏经阁，有开天下立学风气的府学和文庙，有象征苏州文风炽盛的文星阁，有现存最早的古典园林沧浪亭，有以精雅著称的第宅园林网师园，有桥梁史上的经典之作阊门桥、吴门桥、行春桥、越城桥等。这里又是春秋吴国都城王权中心子城的所在地，历经千年，向为治所；明清的江苏巡抚行台、布政司署、按察司署、苏州府署、长洲县署、元和县署、织造府署等也都坐落于城南这个地方。这里还是第宅园林荟集之区、深宅大院、小园别构星罗棋布，南园、石湖别墅、东庄等著名于中国造园史。不但如此，近代以来，这里又最早接受西风东渐，不但有苏州最早的工业开发区，还有东吴大学、博习医院等，对我国东南地区的科学文明进步，起过重要的作用。迄至于今，沧浪区仍是苏州文化渊藪最深广、文化遗迹最丰富、文化载体最典型、文化名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正像党的十六大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沧浪区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资源，既是历史慷慨的馈赠，也是如今沧浪人肩上的一副重担，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又如何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值得我们深思熟虑，也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探索。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

我们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之一，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没有文化作支撑，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质的提升和大的飞跃；没有文化的融入，区域发展也就无可形成新的优势。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文化建设工作上，将潜在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为现实的动力，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树立“文化立区”理念，依托坚固厚实的历史文化平台，与时俱进地加快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同时在普及中提高，在繁荣中渐进，并结合“精品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全力打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互相辉映的“文化沧浪”品牌。

去年，我们出版了《文化沧浪丛书》、《沧浪文存·沧浪诗选》等，作为“文化沧浪”建设工作的一部分，奠定了一定基础。今年又组织编写《沧浪文韵》，约请国内名家从各个层面、各个视角纵谈“文化沧浪”，正可看出“文化沧浪”蕴含着的韵味和魅力。

“文化沧浪”，正像是清碧的溪水，永远也流不尽。

壹

印象

沧浪文韵

千古沧浪水一涯

嘉 宾

从维熙 邓友梅

白 桦 宋 词 傅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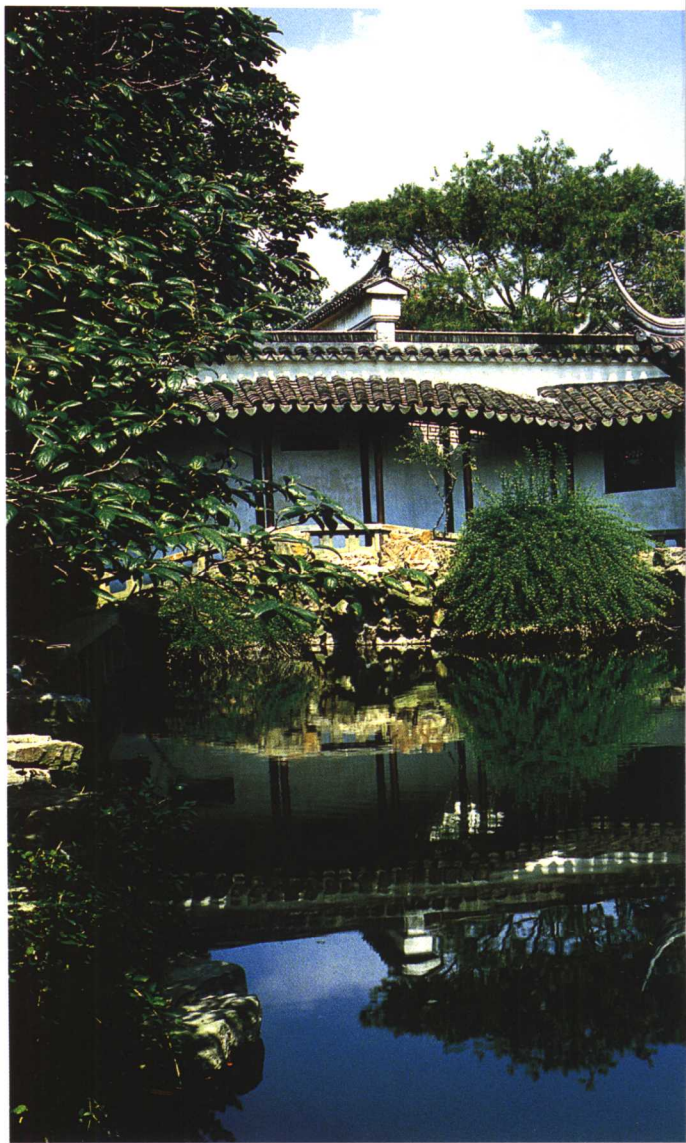
主持人

王稼句

主持人：从维熙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1957年前出版两部短篇小说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格调清新隽永，被推为“荷花淀派”代表作家。1957年划为右派后，开始长达二十二年的苦难生活。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等职，同时勤奋写作，至今印书五十余本。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国草》、《鹿回头》、《裸雪》，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等。《大墙下的红玉兰》以“文革”中的监狱故事为题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影响极大，“大墙文学”一时成为重要的创作题材。

今年初秋，维熙先生应邀访问苏州沧浪，兴味盎然，说说笑笑，很少有人能够想象他曾历经苦难。在他看来，生活中实在太多悲楚的事情，为了驱赶心灵的阴影，就要笑对遭遇的各种不幸，在笑声里认知生活的美好。他的烟瘾很大，还要喝点白酒，他说：“上帝什么时候招呼，咱就什么时候跟着他走。花费在苦练筋骨上的时间，和延长寿命的时间大约等同一致。”虽然他自知是“谬论”，但从中也可见他那平静的心态，正像一池冷冷的沧浪秋水。

正因为维熙先生有一颗平常心，看错综复杂的世间万物，也就比较清晰透彻，他在这篇抚今怀古的文章里就说：“沧浪文化虽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但却是其中的精华。”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文化沧浪”的巨大价值。





■ 高亭依然临水碧，老树特地倚天青。（网师园月到风来亭）

沧浪语丝

从维熙

到苏州时,正值中秋前夕,夜游网师园并乘船游苏州河时,天上有一轮明月相伴,便有了一种缅怀前人的心绪涌上心扉。首先,让笔者遥想到两千五百多年之前,吴国的一代忠魂伍子胥,当年是他高筑盘门并把太湖之水引进吴都;继而想到,古代盘门在沧浪,没有沧浪之城垣出现,又何以会有今日的苏州?没有老苏州,何以会有新苏州和洋苏州(指今天的苏州新区和工业园区)?以此推算,沧浪当算得上苏州之母了。因而我来苏州神游,似寻找到了苏州的远古图腾:沧浪是美丽的苏州之祖。

在此之前,我虽然来过两次苏州——那

不是来寻梦觅古,而是去探望同时代的文友陆文夫。记得,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会议期间,我曾信口称文夫为“江南秀士”。当时我还没亲眼见过苏州的容貌。当我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来文夫家里做客时,才惊愕地发现:苏州的美丽就镶嵌在文夫的脸上。记得,我和他站在流经他家的水边,曾久久谈及到地域文化对本土人群奇伟雕塑力的话题,我再次说到他眉宇间的清淡和雅儒,如同苏州的小桥流水一般。直到这次第三次来苏州觅古,我才知道他的故宅,就在苏州之根的沧浪。因而便又多了一份对沧浪的情怀。我不知文夫堂前悬挂着的遗像,是哪位记者拍摄下来的,在我默默向他遗像默哀时,我忽然敏感地意识到,那幅影像的内涵,超越了文夫个人的形神,而展现了苏州的神韵。



■ 方花古础缠蔓草,几株乔木仍参天。(沧浪亭见心书屋一带)

之所以产生这种奇异的联想，实因苏州之美，都展示在“大美无声”之中。小桥流水如此，九曲回廊亦然。特别让我为之神往的，是夜游网师园的感受：一个苏州姑娘，手持一盏红红的灯笼，在九曲回廊中引路，已然激活了我怀古之幽思；站在回廊尽头的水边，倾听风中飘来的箫笛声声，我的感悟神经脱壳而出，若同走回到了远古，看见一代忠魂的伍子胥，尸悬沧浪西门城楼；抗金英雄韩世忠，在沧浪亭的残月下舞剑……该怎么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绪呢？就好像喝多了美酒的一醉翁，为苏州之夜色彩斑斓的文化痴醉了。难怪那些黄发碧眼的老外，在这儿看得都一个个直眉瞪眼的了。这儿虽然没有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水面开阔，也没有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喧嚣——可是这儿有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于无声处展现着东方文化的清雅的臻美。他们走遍世界的任何角落，怕是也难找到像苏州这样的文化圣土所给予的如此丰盈的文化夜宴了！

天和地组成偌大的宇宙，阴柔和阳刚织成中国文化的两极。沧浪文化虽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但却是其中的精华。昔日曹孟德

面对赤壁吟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大气磅礴的诗作，这只是中国文化阳刚的一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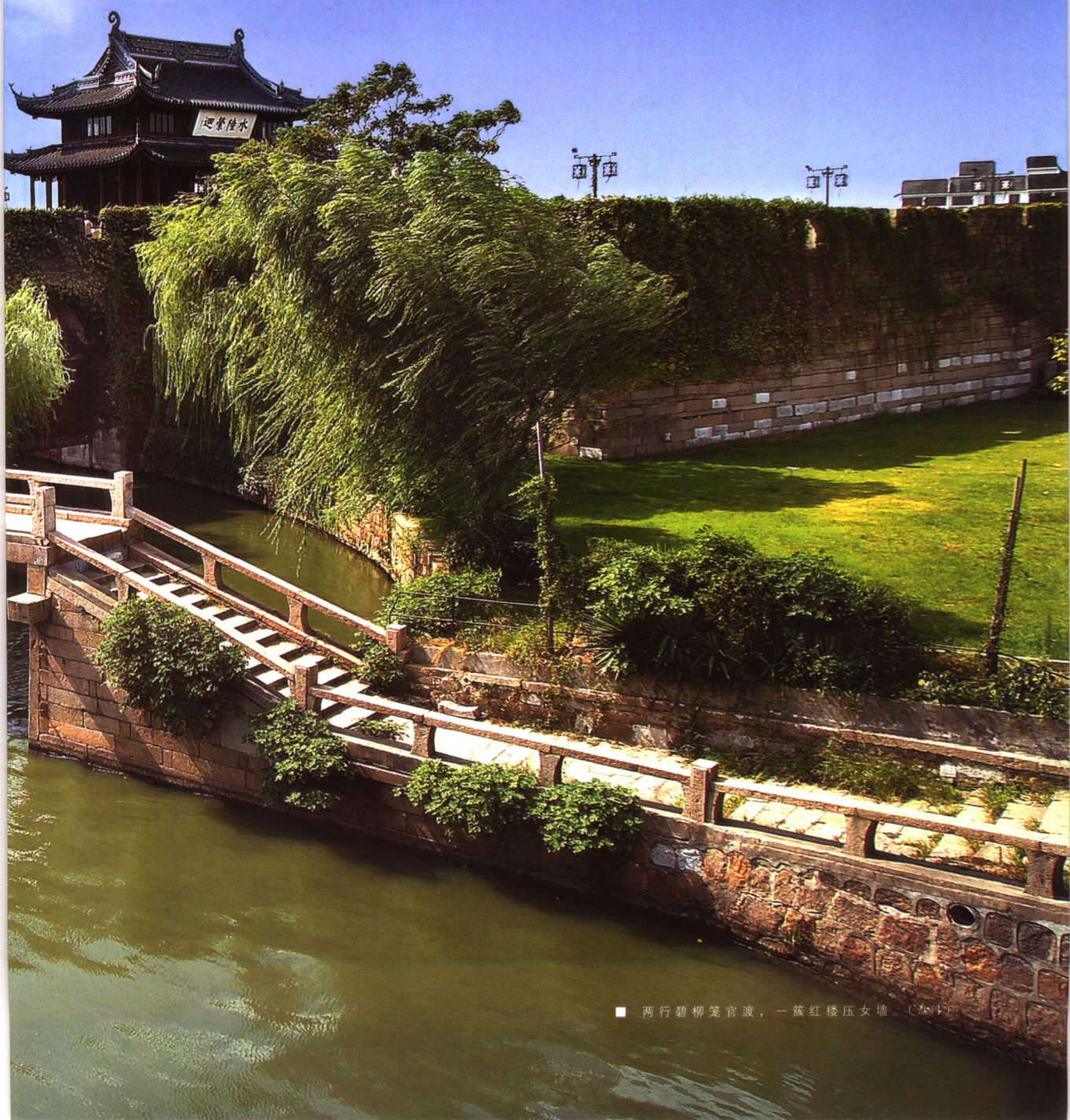
而阴柔的另一翼，苏州文化具有王者风范，刻在沧浪亭上“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的诗句，可以被视为其艺术格言。概括成一句话：于无声处听有声，形成了苏州文化之魂魄。这里，我们不必去奢谈古人，就以当代才子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美食家》……以及走出苏州的苏童和留在苏州的范小青的作品来说，他们的文字多为曲境通幽的瀚墨铺染而成——小说中既没有金戈铁马，也没有电闪雷鸣——有的却是撩人情思的温婉文字和淡雅的情节。可以这么说，他们都是在苏州地域文化的荫萌之下，而驰骋于今日文坛的。难道不是吗？

提笔写此怀古抚今的苏州短章，以志此次难忘的沧浪之行……

主持人：我第一次见到邓友梅、从维熙先生是在1979年，友梅先生四十九岁，维熙先生四十六岁，正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二十六年过去，两位都有点步履蹒跚了，友梅先生还拿着拐杖，虽然大部分时候属于“道具”，但确实是位“老爷







■ 两行碧柳笼官渡，一簇红楼压女墙。(ZAF)

子”了。友梅先生曾被视为“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成就表现在对老北京风俗的描写上，金庸称他是“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与陆文夫先生都是以小说写城市风俗的名家。

友梅先生经历丰富，十二岁参加八路军，因是孩儿兵，部队精简时复员，流浪天津，被骗去日本濑户内海当劳工，遣返后又参加新四军。1949年转业，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文联创作员。1957年因小说《在悬崖上》而被打成右派，生活坎坷，直至1979年。他说，这不平凡的二十二年很锻炼人，摆脱冲动、热情、单纯，走向客观、深情、冷静，忘掉的可能就是不值得保存的，留下的就是最好的。他

重返文坛后，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1996年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他的《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一组民俗小说，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美学追求，论者认为，“这风格朴素而又秀逸，明朗而又深沉。通俗而又含蓄，严谨而又洒脱。他在艺术上惨淡经营，哪怕是一个细节，一个用词，他也刻意求工，但又不留人工斧凿痕迹，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他的小说如同醇香老酒，从表面看，写的不过是一些生活本色的东西，平平常常，似乎清淡，但味在其中。他没有剑拔弩张之笔，也没有爆炸性的情节和刺激性的语言，读他的作品决无吃力之感，在恬淡、闲



适的艺术享受或忍俊不止的笑声中，又使人惊醒、思索和回味无穷”。

友梅先生与苏州有缘，1949年4月28日，苏州解放的第二天，他就随部队文工团来到苏州，“久已闻名的沧浪亭，河水围绕，构建精巧，以有限之地引人无限暇思”。这次重游，他不由感慨万千，“老苏州”、“新苏州”、“洋苏州”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完美结合的“三合一”城市。他特别关注“文化沧浪”，说：“从这个‘沧浪模式’，可以看到苏州党和政府对城市文化的理解、重视和把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而文化风采则古今和谐，光芒闪耀，既是最宜居的佳境，又有创业发展的良机，招来全世界的注目。”

沧浪水清

邓友梅

我虽多次到苏州，但记得清楚的只有三次，因为这三次有三种不同的感受。

1949年春天，百万雄师下江南，我们三野文工团从苏北的八围港渡江，沿江阴、武进、常州前进，4月27日解放苏州，当夜我们从常州上火车，半夜停下，下车后进入月光下小河边古迹斑斑的城门，长街左前



■ 水廊曲室春风岸，最宜凭栏入画看。（沧浪亭外）

方竹荫树影中矗立着一座古塔，塔下粉墙黛瓦的房舍起伏成片，长街石路，深巷小桥，响彻流水之声。有苏州籍的战友就指着塔说：“这是北寺塔，我们到苏州了。”

这是我们过江后第一个停下脚的城市。二十多天时间内，在写标语，作宣传，参加晚会演出的同时，也浏览了大街小巷，古刹名园。欣赏了吴语评弹，水磨昆腔。多角度形象地感受到“吴越文化”的博雅精深。城市布局，建筑艺术，反映了江南士人传统的生活观，道德观，美学观，文化观。久已闻名的沧浪亭，湖水围绕，构建精巧，以有限之地引人无限遐思。孟子曰：“沧浪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这里却感到当年苏子美建此亭，目的不在濯缨濯足，而是“濯心”！所以归有光在《沧浪亭记》中感慨说：“可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这第一次到苏州的印象是：不论建筑风格还是人文氛围，都很典型，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城之一。在中国甚至世界名城榜上，其地位不可替代。

三十年后，我又到了苏州。

“四人帮”刚倒台，在小平同志拨乱反

正的阳光下，文艺界一批被多年打翻在地的“毒草”又成了“重放的鲜花”。我借出差机会去苏州看望共命运的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等老友。分别多年，再见面有如隔世。他们陪我看的苏州不像当年的苏州了。老房子拆掉建了筒子楼。千楼一式，平平板板，和别的城市一个模样。道路加宽了，但路边的小河被混凝土板盖上了。桥拆掉变成马路了。没有了粉墙雕窗的瓦舍，不见了小桥流水，这还是苏州吗？而那些珍宝级的园林，或“文革”中遭破坏，或年久失修一片凄凉。我站在沧浪亭和拙政园门外望了片刻，没敢进去。怕把心中原有的美好印象给彻底打破。从此每想起苏州就像我走在扒了城墙、拆了牌楼的北京城里一样，禁不住低声叹息。

又过了二十年，2005年9月苏州沧浪区的朋友约我去苏州。

我想去，文夫走了，我应当去看望一下嫂夫人。但又犹豫，我从报纸上看过不少报道苏州新建工业园区的新闻。各地的开发区、新工业区我见过不少。对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敬佩之

余，对其千人一面的板式厂房形象也不敢恭维。想不清遭遇过“文革”磨难的苏州，若再

